让祭祀文明与同行

本报记者　陈晓星

清东陵

祭祀——可以如此环保

中国人的伦理以儒家为本，奉孝为至善。晚辈对长辈“养之以礼、葬之以礼、祭之以礼”。而葬与祭都离不开土地，入土为安是大事，“死无葬身之地”是对一个人最恶毒的诅咒。其次，修坟造墓也彰显着孝德与地位，比占地比豪华在港澳台地区也曾风行。

但是，当传统的殡葬祭祀文化遇到土地的瓶颈时，别说造墓早已无地，现在香港已有的骨灰瓮位都需“轮候”，按照中华传统，这样的“无礼”难以让生者心安。此时，“西风”中的简葬甚至树葬、海葬以及以公园化的“纪念”代替上坟的“祭祀”，转化了以土地为本的祭祀方式。香港特区政府在2007年简化海葬手续，指定专门水域供市民举行海葬仪式，据官方数字显示，过去几年间，香港选择海上撒骨灰的人数增长了4倍，由2007年的160宗升至现在的超过600宗。撒骨灰时大部分家属使用食环署提供的免费渡船服务，也有部分家属自行出海。

今年1月，香港特区政府继续提升“海上撒骨灰渡轮服务”，雇用可接载200多名乘客的大型渡轮，免费接载市民进行骨灰撒海仪式。渡轮上有专业礼仪师协助家属举行海葬仪式，也可按家属要求举行宗教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家属亲友让海风和鲜花伴随着亲人的骨灰回归自然。

从入土为安、上坟祭拜到随风而逝，一念之变需要媒体、政府、环保组织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，比如香港媒体刊文指出，有一项研究显示，无论中西，墓地和骨灰瓮的祭扫时间最长的也就150年，一般在百年之内便成无主之墓，荒废潦倒。香港食环署发布数字表明，高温火化后的骨灰是无毒无害的，不会对水域造成污染。

而传统墓园的祭拜方式也在悄然变革，香港人在清明上坟清除坟前杂草时，传统上相信“火烧旺地”，以火除草，曾经引发多起严重山林大火，香港环保组织长春社为此连续数年举办“清明无山火”活动，发动“清明无山火誓师大会”，呼吁市民改变传统的祭扫方式。他们每逢清明还在墓地免费发放鲜花，引导以西式的鲜花代替纸钱和祭品，既安全又环保。长春社向媒体表示，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效，近两年香港已实现了清明无山火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港人接受了以鲜花代替烧纸，虽然有些老人仍然延续烧纸的习俗，但统计显示，各墓园的冥纸量都在大幅减少。

祭祀——可以如此艺术

四面环海的台湾岛也在推行海葬，今年一开年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县跨县市办理海葬活动，活动通知指出：殡葬改革目标为“节葬”与“简葬”，鼓励民众采用海葬、树葬及花葬等多元环保自然葬法。在台湾地狭人稠、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台北市、新北市及桃园县今年再次携手合作，办理联合海葬活动。

据此项活动的主办者介绍，台湾自2001年由县市出面开始办理海葬，颇受家属响应，已经为近800位家属完成海葬心愿。选择海葬，通常是往生者的心愿，家属尊嘱办理。

目前，台湾因为墓地饱和而实行骨灰塔存放骨灰，家人每到清明便到骨灰塔祭拜，祭扫祖墓的传统仪式自然改变。离台北市区不远的关渡龙园生命纪念馆便是一座骨灰塔，它已经像西方的墓园一样公园化，除怀恩楼、怀亲楼塔位区外，还设有祭拜大厅、祭祀大厅，纪念馆还举办春、秋、清明法会，家属参加法会后可在花草繁茂的庭院散步、留影、聊天，纪念馆还设计了周边的景点路线，比如关渡宫、红树林、十三行博物馆等，把清明祭扫与赏春踏青结合起来。

在实行了千年厚葬的基础上，“简葬”的推行大不易，它首先需要理论的解释和观念的转变。台湾近年来兴起了一门新学科——生死学，南华大学还设立了生死学研究所，推出了殡葬管理学班，参加者学习期满可完成80个学分；除学分课程外，研究所还广设教育推广中心，讲解殡葬政策规定、各宗教的生死观、各式葬礼、祭文写作及各种告别仪式。没想到此举大受欢迎，每次开课都座无虚席。

新的观念带动新的殡葬方式，又引发新的祭祀方式，现在的台湾，殡葬与祭祀也越来越远离铺张、喧嚣与哭天喊地的形式。骨灰塔园区摆脱传统墓地的阴森荒芜，绿草如茵，水面、天鹅点缀其间，居然还吸引了新人前去拍摄婚纱照。

台湾播放过一则电视新闻，宜兰福园骨灰塔园区举办露天音乐会，丝竹悠扬，令听者安慰，也是对死者最大的敬意。祭祀可以如此艺术，开启了人们全新的对殡葬、祭祀的认识。

“选择一棵自己喜欢的大树，让尸骨如落花一般化为春泥，回归大地，既不与活人争地，也可让后人在大树之下追忆先人。或者更潇洒地将骨灰撒在特定的区域内，随风飘向远方，不留一点痕迹……”这样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见诸台湾媒体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传统观念。

国外墓地

海葬

题记：人皆有死，中西相同。但也有不同，不同在于殡葬、祭祀的方式习俗有异。国人号啕筑墓，烧纸祭拜；西人默默送葬，有碑无坟。本无关高低，但当今世界，东风劲吹，也西风东渐，互相打量之下，各有借鉴融合，港澳台地区早沐欧风美雨，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祭祀习俗的同时，也最早领略西方的祭祀文化。

试举一例。一位台湾教授告诉记者，他上世纪70年代赴德求学，教授邀请他到家中做客，没想到教授的豪华之家居然与一处墓园相去不远，教授在晚饭后还带他到墓园散步，偶尔给他“介绍”一下石碑下的朋友。当他看到一块碑上的刻字：“我们住在彼此的心里，死亡并未把我们分离”时，他一扫心中的别扭感，开始欣赏墓园的鲜花、月光和安祥的气氛，“原来死亡可以如此艺术！”他说。

祭祀——可以如此多样

无论有意引导还是自然演变，土地的限制、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在影响着人们对殡葬和祭拜礼仪的认识与选择。一位长居海外的“绿卡”人士告诉记者，早期华侨华人在海外多为劳工底层，融不进当地社会，死后也“住进”华人圈的专有墓园，一切依中华传统葬俗行事。而现在一般不再有新设的华人墓地，华侨华人也大多选择入境随俗，生前身后都“华洋并处”，一切从简。

记者在澳门参加过一个长辈的追思会，家属租用了一个社区会所，亲友鱼贯而来，在登记簿上留下对逝者或家属的话，到遗像前鞠躬献花，然后像茶话会一样围桌而坐，在家属哀而不伤地介绍完逝者生命的最后一程后，大家像聊天一样追忆生者的往事。我坐在角落里聆听，对于这位长辈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也从形式上的吊唁变成内心的不舍与告别。

现在的澳门，清明已从扫墓扩展到家庭聚会、行（登）山，一家老少往往在扫墓后到酒楼聚餐。

祭祀在中华传统中无论对国家还是家庭都是大事，因此才有一个祭祀的节日——清明，形成了一套繁复的规制。但这些传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比如从“火葬起于西域，惨者不仁”，到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接受了火葬的方式。

现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祭祀融合了传统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。

方式变了，但祭祀中慎终追远的精神没有变，仁、孝的传统道德仍然被当代中国人奉为圭臬。就像英国人罗素所说：“中国人没有因为佛教而变成印度人，也没有因为科技而变为西方人。”虽然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华儿女在殡葬与祭祀上吸收了西方的观念，但清明还是“大日子”，中国人还是中国人。

融合

左图：邓丽君墓
右图：李小龙父子墓